

流年碎忆

宁可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流年碎忆

宁可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年碎忆 / 宁可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
(历史记忆)

ISBN 978-7-303-18810-9

I. ①流… II. ①宁… III. ①宁可(1928~2014) — 回忆录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258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LIUNIANSUIY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策划编辑: 刘松弢

责任编辑: 薛 萌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自序

年轻时候，有一次被暴雨困在了嘉陵江边的一个小旅店里，淅沥雨声中百无聊赖，忽然发现了一个老人，平静安详地坐在屋檐下，于是忽生遐想——他也许是在参禅悟道，探索自然和人生的真谛吧，于是随他一起坐了很久。

20世纪60年代初，人近中年，住在中央党校，每天傍晚总有一位红光满面的外国老人安详地坐在院外的椅子上，打听之下，知道这是位德国老共产党员，跟随女婿到中国来安度晚年的。于是又生遐想——他静坐在那里，也许是在追忆一些轰轰烈烈的斗争和战友吧。

岁月如梭，一眨眼我也进入老境，也不免坐在那里发呆。一是思考一些想不清的道理，二是回忆过去零碎的人和事。我这一生过得平淡，当然有高兴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有尴尬的时候，也有沮丧的时候。但遇难不死，几十年总算安然活过来了。那时开始知道老年痴呆症，也在朋友间见过几例，心想莫要开始了老年痴呆吧。于是努力加强记忆，避免发病，默写开国十元帅、十大将，五十七上将，一百五十六名中将；默记中国县以上地名1200个，世界地名800个；又默写唐诗名句几百句，如“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和“魂来枫林青，魂去关山黑”之类，也都达了标。再去医院进行智力测验，效果尚可，老年痴呆症的担心就放了下来。当然，没过几天，这些强记硬背的人名地名诗句也就忘去了一半以上。

记忆力自忖测量平平，我就想法要增强一点记忆力。我从来不以记忆力强自诩，“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师生提审外调，不断被交代过去的人和

经历的事，我尽力回答，有时也有遗忘，他们不信：“你记忆力那么好，一定是故意隐瞒！”我百词莫解，终是扣上了一顶记忆好的帽子。

我经历过伟大的时代，也经历过巨大的风浪，但我只是一只在湍流中挣扎的小虫子，个人经历无足述，说了没人听，写了没人看。“文化大革命”初歇，一些老朋友重新聚会，我起了个建议，每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哭笑不得的片断经历写下，大家凑在一起。此言一出，大家都很赞成，但话说完了，人也散了，此事就没有了下文，连倡议者本人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来。大家不写，其原因可能一是那些经历过于心酸心痛，不忍卒忆，二是“文化大革命”初歇，拨乱反正，大家各自忙活，顾不上写，三十年过去，不过是挂了一空号而已。

人总想有点动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疗养院治病，没有多少事可干，忽然想起可以写写家史，于是开始写“我的父亲母亲”。懒于动笔，只是录音，长有两个多小时，录完了下边该录我自己的了，可是一想，实在没什么可写的，兴趣缺失，终于将五盒录音带放置了三十年。

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20世纪60年代初黎澍同志如何领着我们三个年青教师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经历，放在一本教材的后记里（后被出版社改为序言）。心想，那是追忆黎澍同志的，又不是专写我自己，于是倒心安理得。

由此发兴再写几篇《我的读书生活》，准备把从小读过的书一一梳理一遍。第一篇是《读书七痼癖》，送去之后编辑大感兴趣，宣布将要连载，孰料第二篇送去，不是他们想象的什么名著阅读心得或有什么读书感悟，只是一篇平平淡淡琐事的叙述，我的同龄人大多没有看过或缺失印象，而青年人毫不知情。既乏读者，又缺兜销，他们就不再发了。我那读书生活写了几篇，也就停止了，原稿压了箱底。

不久，重庆南开中学老同学聚会，有感于当年活泼有理想的同学逐一凋萎，又想写片段回忆南开中学的文字：《画叶集》——重庆南开中学杂忆，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只想写完了把它给余留的旧同学看看，没有想到要发

表，终于没有写完，一是同学群像还少了印象深刻的十几位，一是在南开中学酷爱读书，计划写四段：文学少年、海军狂、天文迷、武侠热，但都没有成篇。

原来想写小时候的回忆，但个人经历实不足道，改为《记忆中的城市》，从南京一直到贵阳，再往下写洛阳、重庆，已经难乎为继了。

从报上时见回忆母校的文章，又多有某名校建校多少周年纪念，邀请校友回校参加庆典的广告。我心想，从小随父母播迁，到处转学，哪有什么母校，继而一想，那些不都是我的母校。于是写了《我的十五个母校》，从南京鼓楼幼稚园一直到北京大学，居然达十五个之多。写完之后不久，就遗失了一半，遗失掉的那些学校，在我的《记忆中的城市》也有记载，于是选取其中多出的两篇列入。

上了北大，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生活的丰富，思想的转变，自不待言。可是我写来实在平实，不敢附骥于有名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之后，也无法与白化文先生和乐黛云女士的书比肩，更不敢奢望于周作人和张中行先生关于北大的回忆，只是应报刊之约，写了几篇纪念北大建校110周年的应景文章，聊备一格而已。

前年又发异想。我很好吃，虽然没有遍尝天下名菜，饮食大都中下等水平，但也几乎走遍全国，吃过不少难以忘记的东西，于是又想写点《耄耋记吃》，留下一点回忆，也还没有成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压了三十多年，近来也开始口述录音，但也只是开始，赶一赶时髦，名之为《文革回忆》。

我的妻子刘淮(原名刘宁)从1945年相识，相交，相爱，相知，相守，垂五十余年，2000年她患白血病逝去。十三年来，我对她的怀念竟不能着一字，只好仿效前人的无字碑，留下一片空白了。

经过近五十年，我的回忆文字逐渐积累了二三十万字，心中总想这会 有人看么？我不是什么名人，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参与机要，可以留下什么内幕秘辛，也没有富于哲理的随想沉思，更没有一支生花妙笔，

只是凡人琐事。原来写下来只供以后回忆用，也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阅一下，增加他们的印象，实在没有提供给读者或者推销给读者的愿望，我总心想那会有人看么。不料搅七念八，居然有出版社要出这部稿子，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不要太矫情了。写的只是记忆，未曾考虑其他文献，文字直白不加修饰，素面朝天而已。

我年老体弱，又因脑梗后遗症，口齿不清，字迹难认，有时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好在我的女儿宁欣能认出我的字迹，河北师范大学的陈丽女士也有能力，由她们先把杂乱不清的手稿或含糊其辞的录音打印出来，再经过我修改校正，终于成了一本书的样子。如果出版了，偶有一二读者光顾这月蕞尔小店，那就不知他们行的是什么运了。

书中附了一些照片是想与写的内容整合，有些缺失，也就不计了。

目 录

- 我的父亲母亲 /1
- 记忆中的城市 /29
- 我的十五所母校(选录二所) /106
- 我的读书生活 /119
- 画叶集——重庆南开中学杂忆 /158
- 在北大读书和听课 /241
- 青少年时所见的几个横死者 /268
- 从北京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 /272
- 附 我的女儿 /309
- 人生八十才开始——献给我的父亲 /318
- 《卧隐消夏录》卷二《寒食楼菜谱种种》(附补) /326
- 后 记 /345

我的父亲母亲

小和、小平、小妹：

我记得你们小的时候在学校里头作文，老师老让你们写你们的家史，你们回来就问我，到底有什么可写的？那个时候老师让你们写的无非就是你们家的爸爸妈妈过去在旧社会里怎么样地受苦受罪，现在来忆苦思甜。关于这方面，确实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也写不出什么来。我记得，小和大概写了这么一段话：说我爸爸上学的时候，家里头很穷，买不起制服，结果给学校记了过。实际上我们家的家史还是有得可讲的。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我们家在旧中国不是属于上层，也不是属于下层，而是属于中层，而且是中层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家庭，当然在旧社会里头也有很多可以回忆的有意义的经历。特别是你们的爷爷奶奶，再加上我跟你们的妈妈，我们这两代大体上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到解放这样一段长的历史过程。到现在也有七十多年了。

我们这个家庭，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反映，当然不是正面的反映，但也是一个侧面的反映。这个几十年中间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重大的变动，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间也往往会要反映出来。所以，讲一讲我们的家史，还是有意义的。那么现在我就开始讲。

你们都知道，我原来姓黎，湖南浏阳人。在湖南姓黎的很多，在浏阳姓黎的看起来是一个大姓。那么，我们的祖宗是怎么来的，这个我不大清楚。我们老家可能还有家谱，但是我没有见到过。那么，南方姓黎的多着

呢，是不是跟苗族有关系，就是所谓九黎(这个小和知道)跑到南方去了。是不是我们是这些九黎的后代这就不清楚了。但是总而言之，我家再往前数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了。

我的爷爷我也没见过，只是听我爸爸说过一些。我们的老家是在浏阳的东南的一个山窝里面，当时湖南人把这种山窝叫做冲，我们老家住的地方叫做枨冲，就是木字边，一个长短的长字，冲就是冲锋的冲。据说这个地方很富，所谓富，无非就是这种封建时期的自然经济。据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除了吃的盐以外，剩下的大概全可以自己生产，是一个很闭塞的山冲。在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我们老家的山上还有老虎，据说有一次我爷爷晚上回家点了一个火把，就遇见一只老虎冲着他来了，结果他吓坏了，拿着火把一挥一舞，居然把老虎吓跑了，他也就回家了。那么，我爷爷在枨冲(大概是租的)有三十担田，这个三十担田的说法是湖南的说法，到底是相当于多少亩呢，我想可能是每年的平均收成三十担稻子吧，可能是这样子。这个在农村里面不算多，所以后来老家土改的时候大概定成了贫农。我爷爷有一个伯父，这个伯父在离枨冲不远的的一个镇子叫做普集的开了一个香铺，卖香的。看来可能要富裕一点，但也还是一个小工商业者。我爷爷和我的伯爷爷兄弟两个只有我爸爸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爸爸就兼祧两家，就算是两家的儿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伯爷爷就供我爸爸上学，我爸爸大概是1897年生的，这个时候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间。他小时候最早上的是私塾，大概到了他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当时已经废科举、兴学堂了，所以我爸爸上了小学，上的是两年制的高级小学。也就在这个时间，我爸爸结婚了，这个婚姻，当然，是一种封建的包办婚姻，我的这个妈妈比我爸爸要大好几岁，而且因为她岁数比较大，所以跟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她的肚子里面已经带了一个人家的孩子了。她到我父亲这里来了以后，就生下来了，这就是我的大姐，叫做一先。我父亲后来写诗“十四入小学，有儿呱呱啼”，就是记的这事。我一共有好几个姐姐和哥哥，大姐叫做一先，二姐大概叫

做桃先，三姐叫做菊先，还有一个哥哥叫先国，还有一个哥哥叫秋生。秋生跟我不同父也不同母，那是我爸后来在外头，由我这个妈妈跟人家生的。我这些哥哥、姐姐都没有见过，当时排行辈叫做先字辈，所以我姐姐叫做一先、桃先、菊先、先国，我叫做先智，我弟弟叫做先慧，等等，都是先字辈的。我父亲当时的名字叫黎煦章，这是他小时候上学时的学名。他在学校里面的功课大概是不错的，可是，据说他当时的脾气非常之慢，非常疲沓，脾气非常之好，贪玩。据说有一年正月十五玩龙灯，他参加进去玩，一直玩到二月份还没有结束，还在玩，把开学也耽误了。你们都见过爷爷了，他个子不高，瘦瘦的，我想这个跟他小时候营养不良和早婚恐怕有关系。爷爷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当时爷爷的爸爸，伯父对他没有过多的要求，伯父是希望他小学毕业以后就继承他做香铺的买卖。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是辛亥革命以后了，我的爸爸当时还有一点志向，想出去继续念书，所以，大概是从人家那里借了两吊钱，就自己一个人跑到长沙读中学去了。爷爷所读的中学是长郡中学，当时的中学是四年制，这个中学很出了一批人才，比方像李立三、肖劲光，好像还有刘少奇都是长郡中学的。在辛亥革命以前的长沙，文风就比较盛，辛亥革命以后长沙的教育事业是不错的。有一些相当好的学校，长郡中学就是一个私立中学，据说也还是不错的。据我爸爸说，他在学校里面好像居然还踢足球，到底是不是他吹牛我就知道了。总而言之，看起来他在学校里也还算一个优等生，而且是一个积极分子。这个时候湖南经历了好几次的政治动乱，首先是袁世凯。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湖南的督军叫做汤乡铭，这个人是一个海军上将，又被称为汤屠夫，是很残暴的。后来，二次革命以后，特别是护国军之役以后，袁世凯垮台了，汤乡铭也跑了，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湖南省省政府的主席就是督军叫做刘人爵。这个人是一个国民党，是孙中山的国民党，我爸爸在那个时候已经秘密地参加了国民党，但是由于情况不好，大概也没有多少活动，据说把党证什么的藏在楼顶上的天花板上。刘人爵当了湖南的督军或是省长以后，当然这批国民党就行时了，把我爸爸也弄出来到湖南省政府当了

一个秘书，当时据说一个月有六十块还是一百块大洋的薪水，那是相当不错的。浏阳老家的我的爷爷和伯爷爷当然很高兴，觉得儿子做了官了，大有指望，可是我爸爸干了大概没几天就不干了，又去上学了。在这以后，爷爷就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就是“五四”的时候了。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爷爷从长郡中学毕业了，进了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湖南大学。爷爷在五四运动中是很积极的，参加游行了，编报纸了，等等，结识了一大批的大家志同道合的进步革命青年。五四运动以后，当时长沙有一个学生联合会的会报，这个会报就是爷爷编的。后来这个会报改为《湘江评论》，由毛主席接着编下去。爷爷那个时候一边读书还一边参加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后，北洋政府安在湖南的督军是张敬尧，这个人很残暴，湖南人对他非常反感。最后湖南各界就发起了一个驱张运动，当时具体的做法是一方面联络其他的地方军阀，起来驱张，另一方面是制造舆论。当时驱张运动派了三个组，一个是由毛主席率领到了北京来进行宣传和活动，一组到了上海，还有一组就到了衡阳。为什么到衡阳呢？因为当时另外一个北洋军阀的军官吴佩孚，吴佩孚当时是一个混成旅的旅长，驻在衡阳，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里的直系，张敬尧是北洋军阀里面的皖系，就是段祺瑞那一系。这两系是有矛盾的，所以当时湖南长沙的一些人士就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到衡阳去，希望吴佩孚能够支持他们出兵来驱张，我父亲就参加了衡阳的这个团。当时他是这个团里面的庶务，就是总务，也就是说秘书长之类的工作，管事的。这个团里面参加的人有何叔衡、易培基、熊瑾汀等人。在衡阳活动了一段时间，最后吴佩孚出于他自身的利益开始行动了。他打的旗号就是要回去。要撤防，从衡阳北上，这样的话他要经过张敬尧的地盘，结果让他的军队一路往北开，就把张敬尧赶跑了。另外，当时另一路就是湘军，湖南的地方军阀赵恒惕这帮人，这批人在湘西，后来也出兵，这样吴佩孚就把军队开到了湖北，长沙被湘军占领了，张敬尧就被赶跑了。这样就成了赵恒惕的天下。在这个时候，为了总结和报告驱张运动的成果，你们的爷爷编了一本书，叫做《蒸阳请愿录》，是把南下找吴佩孚

希望他驱张这样一个全过程包括各种文件、日程、活动等编了一本。这部书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名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湖南人民出版社把它重印了。我买了一本，可是现在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这本书还有一张请愿团全体照片，照片里还有你爷爷在里面。爷爷在最后写了个后记，后记现在看起来是很进步的，他说这次驱张虽然成功了，但实际上也是失败了。因为把一个军阀张敬尧赶跑了，结果是又来了一批军阀统治了湖南，还是没有成功，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要成功，要改造社会的话，就非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革命不可，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爷爷已经初步接受了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跟爷爷交往的人当时很多都是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像毛主席、夏曦、何叔衡这样的人。当时毛主席组织了新民学会，这个你爷爷没有参加，他又组织了船山学社，这个你爷爷是参加了的，你爷爷是船山学会的庶务，也就是总务。1959年我回到长沙去，他还带我去看了看船山学社当时的地方。毛主席住在哪间房子里面，他住在什么地方。还有清水塘湖南省委旧址。这样就到了1921年，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毛主席从一大回来以后到了湖南，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就有爷爷，据说他跟爷爷说，你的岁数比较大，好像也比较成熟，你就不用参加CY了，你就直接参加CP好了。CY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CP就是共产党，这样爷爷就参加了CP，他解放初很得意地跟我说：我当年也是个CP分子。”爷爷当时的岁数比较大，所以年轻人叫他黎大哥，他当时大概有二十六七岁或二十七八岁了，介绍他入党的据说是夏曦和毛主席两个人，但这段历史大概后来始终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看起来不会是假的。在共产党的湖南省委成立以后，湖南的革命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这个时候军阀也就开始镇压了。湖南的统治者是赵恒惕，省长兼督军，这个人最初标榜的是要联省自治，可后来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开始进行镇压了，一次比较残酷地镇压就是“黄爱、庞人铨事件”。黄爱、庞人铨这两位是搞工人运动的，当时组织了一个劳工会，这个劳工会最早是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

响，后来就慢慢地转变了，他们两个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在长沙罢工运动搞得很热闹，也很成功，所以赵恒惕首先就拿劳工会，拿黄爱、庞人铨开刀，把他们两个杀了，而且大肆地搜捕，这样一来，很多人在长沙就呆不住了。黄爱、庞人铨被杀以后，很多人不能露面了，所以我爸爸，就是你们的爷爷出面进行收尸，把尸体砍掉的脑袋缝上，然后出殡、埋葬，组织悼念活动都是爷爷干的。这件事情爷爷过去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直到最近我才听你们的小叔叔告诉我还有这么一回事情。爷爷把这事情办了以后，他也就呆不住了，当时就准备到上海去，据他说，临走的那晚上船的时候，很多人来送行，到最后人都走了，就是毛主席留下来了。毛主席跟他讲，你到上海去以后去接头，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找陈独秀，接头的口号是什么什么。我爸爸就到了上海，一到上海就被一些劳工会的朋友接了去，这一批人其中有一个叫王光辉的，这人后来被邓中夏骂成是工贼。这帮人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接去弄到一起当然没好事了，所以我爸爸也就没有去到陈独秀那里去接头，我估计他大概也是害怕了，糊里八涂的。据他自己说，他的思想那时也很混乱，什么安那其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三民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等他什么都有，也不是很坚定，这样的话就被这帮朋友拉走了，没有去接头。结果这个人从长沙到上海就不见了，据说后来毛主席派了罗章农到上海了解我爸爸的情况，了解结果发现原来如此，大概就把他的党籍开除了，或者说就算是他脱党了。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些事情都没有经过详细的查证，所以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我爸爸就这么离开了党。那么在上海出路怎么样呢？就决定到南洋群岛去。“五四”以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两条去向，一个就是去留法勤工俭学，像邓小平、周总理、陈毅、李富春这批人，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再一批就是到南洋去，去搞华侨文化，搞教育。我爸爸就选择了到南洋去，在1922年，可能是1922年的春天，他坐船到南洋去了，应聘到华侨学校里面去教书。在轮船上就碰见了你们的奶奶，大概还不是在轮船上，大概是在上海，因为你们奶奶跟另外一个同学也到了上海，准备到南洋去，因

为都是湖南人，所以后来就联系上了，路上一路走有个照应，这样在1922年的春天，你们的爷爷奶奶就见面了。爷爷和奶奶见面的第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睡在统舱里面，可能是打的地铺，爷爷戴了一副眼镜，不戴时就放在床边上，而奶奶这个人平常就是比较活泼，急性子，在走过去时一脚就把爷爷的眼镜给踩碎了，但爷爷也若无其事一声不吭，奶奶也装做跟没事一样，以后爷爷又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从1922年带起，一直戴到1943年被偷走才换掉。

现在回过头再讲一讲奶奶的事情。

奶奶是长沙人，原来是姓胡，奶奶的爸爸是长沙的一个大商人，开了钱庄，还有些铺子，还发票子(当时商号私商是可以发票子的，只要当时的政府批准就可以发票子在市面上用)，是一个很富的家庭。奶奶姓胡，叫做胡良楨。奶奶生下来大概就是很活泼、很好动的这么一个人。可是在奶奶生下来没有两年，胡家的铺子就倒闭了，倒闭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当时在长沙有很多的帮会，我的大舅舅就是奶奶的大哥哥是一个大少爷，一个公子哥，脾气也很大。有一次，大概是外头的挑夫，给他们挑东西的，进来后等着要钱的时候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我的大舅舅就把一串钱甩出去，甩得稀里哗啦，那当然是很侮辱人的，这个挑夫是个在帮会的，他就到外边组织一帮人一吆喝，说胡家要垮了，赶紧去兑钱，这样，市面上有胡家发的票子的人就全部来抢兑，当然我们知道发票子的准备金比发的票子的数量是要少的，因为票子经常流通，有出去的，有回来的，兑票子平常的准备金有30%~40%或20%~30%甚至百分之几就够了，但是大家都来挤兑的时候就不行了，一下就把铺子挤垮了。据奶奶说，当时她还小，大概可能就是三岁左右，那时据说家里面乱哄哄的，官府也来了，我的外公什么的就穿着官服(补子，大概是捐了一个什么官)出去待客，我的外婆就抱着奶奶非常慌张，可是奶奶那时抱在手里还在玩，拿一个头巾蒙在脸上，然后忽然打开，“吓”那么一叫，让人看见然后又捂上，她还是无忧无虑的，没想到家已经败了。从那以后，我外公的家里就一垮到底，越来越穷。我

的大舅舅后来就改变了公子哥的习惯，学了中医，以后是一个大夫。抗战时我到长沙见过他。他是抗战时候死的，我还有一个舅舅，他们叫做宝舅舅，我没见过。据说这个宝舅舅是非常聪明的，聪明极了，可是不务正业，最后就打流，打流就是流落街头，得了一身的病，流落街头，最后死在街上。我还有一个姨，就是奶奶的姐姐，这个姨我也见过，抗战时候在长沙她家里住过。她后来嫁给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法官。这个法官也是一个很老朽的法官，没什么了不起的，后来抗战时候也都死掉了。我大舅舅就只有一个独子，这个独子后来也病死了，而他的妻子也改嫁了。还有一个小舅舅的儿子，叫做罗子，比我小那么两三岁，大概胡家男丁就留下这么一个罗子，现在也不知哪儿去了。

我母亲小时候比较调皮，比较活泼，我外公是很开通的，小时候我外婆给你奶奶裹脚，裹脚当然是很难受的，你奶奶一裹了脚以后就扭来扭去的，就跑到外公面前去扭，外公比较开明，你奶奶一扭外公就说放了放了，就把她的脚放了，所以她的脚始终没有裹成。可是后来我看是一个所谓的解放脚，就是有裹过的痕迹，但是也不太明显。另外，就是她小时候跟一些小姑娘在外面玩，有一次捡回来很多乌龟蛋，就是王八蛋(大笑)，捡回来装在口袋里，回来后大概吃饭，已经到开饭时候了，天很晚了，大人就训她们，她们两个小姑娘坐在一起还没有桌子高，就跪在桌子边凳子上听训，等训完以后就发现所有的乌龟蛋在口袋里都挤碎了，成了汤了。另外，她的脾气也很暴躁，我大姨跟我妈妈，就是你们的奶奶吵起来了，你们奶奶就拿起一把剪刀朝她一扔，一砸，把她的眼角的下面砸坏了，砸了以后，大姨大概又爱面子，又不愿意说，就觉得很疼，自己她也不懂，就拿墨去涂，认为这样比较凉快，没想到这个墨就留着伤口里面了，以至于以后永远在眼睛的下面有一块黑的印记。我在抗战时候到长沙的时候还看到她带着那块乌青的记号，这是我母亲干的。不管我母亲怎样天真、调皮，家总是慢慢地败落了。这时我母亲上了一个教会小学，在这个教会学校里教她们学宗教，学教义，要做礼拜，我母亲还是很捣乱，领圣餐时，给一片

面包和一杯红葡萄酒，说这是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这叫圣餐，我母亲就大叫我们今天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大闹一通，以至于受到了训斥。但是，慢慢地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这时就开始让我的母亲出嫁，我母亲出嫁的年龄大约也是十四岁，或许甚至更小一点，她的丈夫是一个道台的儿子，本来也是一个官宦人家，可是也败落了。这样的话，两个败落的人家，一个败落的商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的子女就很小地结了婚。我母亲的这个丈夫当时参加了反袁世凯的活动，算是革命党，出于什么原因，动机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了，猜想大概是因为穷想找出路吧。结果就被抓了，被抓以后，很快就在长沙被杀掉了。你想我母亲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那是很惨的。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是因为岁数太小，难产，结果就死了。在她丈夫被杀的时候，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那时因为是夏天，杀了以后尸首很快就腐烂了，最后奶奶的婆婆，我们叫她娵驰，娵驰带着奶奶去认尸，据说是从一双布鞋认出来的，我母亲丈夫出去以前，脚上穿着新做的一双布鞋，从这双布鞋才认出来的。据说还有这么一件事，我那个娵驰大哭，就叫他儿子的名字，有一个尸首的腔子里面冒出血来了，这样两相印证就把尸首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这个家就剩下一老一小，一个婆婆、一个儿媳妇两个人相依为命。不久孩子也生出来了，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哥哥，小名叫做武汉秋，大名叫武云杰，这么个遗腹子。我母亲带着我哥哥就这么过，当时家庭的日子很不好过。我这个娵驰是一个基督教徒，我母亲当时也信教，不过，湖南人信教也就那么回事，他们同时还信乌七八糟的迷信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妇女，我母亲又信基督教，还信菩萨，但不太信，还相信什么梦，要圆梦，看相，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挺多的。湖南人是比较迷信的，那么就那样过，据说那时日子很难过。曾经从茶叶庄弄点茶叶来捡茶叶，分包。这个时候，同样的跟我母亲一样的年轻姑娘还有几个，家庭生活都不好，因为上过小学有点文化，大家纷纷地想找工作，谋出路，有一个我后来见过，那是我母亲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她后来来到电话局当了接线员，一直干了几十年。我母亲最早是想学护士，后来终